

明代的宦遊文化——談院藏《水程圖》的紀實特色及其觀眾

■ 葉雅婷

「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展出錢穀、張復《水程圖》冊之〈閩門等景〉一開。這套圖冊共有八十四開，為十六世紀後期紀遊圖的代表作品，反映此期紀遊圖的新發展。本文結合圖像風格分析、參照古地圖、地方志的記載，並根據實地田野考察的經驗，說明此期紀遊圖新發展的特色，並探討《水程圖》的觀眾群以及使用脈絡。¹



前言

本院藏《水程圖》三冊是王世貞（1526-1590）委託錢穀（1508-1572）、張復（1546-1631）繪製而成的作品。關於其製作過程，直接相關的文獻有二：

其一，《水程圖》上冊後副葉，錢穀題跋：

右畫冊自小祇園以至維揚郡，共三十二番，贈送太僕王鳳洲先生還天府作也。鳳洲此冊，留予所三、四年，未嘗注意，今迫於行，勉爾執筆……。萬曆二年歲次甲戌上元日。彭城錢穀識于懸磬室之北齋。²

其二，《水程圖》下冊後副葉，另有王世貞題跋：

吾家太倉，去神都為水道三千七百里。自吾過舞象而還往者十二，而水居其八……。去年春二月入領太僕，友人錢叔寶以繪事妙天下，為余圖，自吾家小祇園而起，至廣陵得三十二幀。蓋余嘗笑叔寶如趙大年，不能作五百里觀也。叔寶上足曰張復，附余舟而北，所至屬圖之，為五十幀，以貽叔寶，稍於晴晦旦暮之間加色澤，或為理其暎帶輕重而已。……萬曆乙亥春。王世貞題於鄖陽使院。

張生所圖，故缺通州、張灣二幀。今春過余山齋中，漫為補之，然春明門外，天涯久矣，無眼光落此逕也。丁丑春日又題。³

王世貞的題跋在後副葉有明顯的裁切痕跡，但據其著作《弇州四部稿》仍可得知原文內容，本文引出的段落，加底線處為圖冊副葉遭刪原文，粗體字為副葉存，但文集不存的

內容。

這兩則題跋，說明《水程圖》是用來紀錄王世貞於萬曆二年（1574）上京領太僕時的宦旅過程。從小祇園出發，沿著婁江航行，後轉入京杭大運河，最後抵達京城的通州。由南往北一路經過江蘇太倉、蘇州、無錫、鎮江，渡過長江，再經揚州、淮安、徐州、山東濟寧、臨清，過德州、天津，最後到運河的北端北京通州。

錢穀與張復各自負責的部分為：前三十二開從小祇園至揚州是由錢穀畫成；接著五十開由王世貞帶著張復北上京城，且在旅途中「所至屬圖之」，張復畫完後再交由錢穀「稍於晴晦旦暮之間加色澤」；最後兩開則是當初旅行時不知何故沒有畫到，1577年由張復補畫給王世貞。

《水程圖》冊的紀實特色

本次展出的錢穀〈閶門等景〉（圖1），為《水程圖》第十一開，畫蘇州府西北邊的城門，是整套作品八十四開當中極為重要的一開，體現這套作品強烈的紀實特色。

《水程圖》的紀實特色在薛永年、梅韻秋、蔣方亨等人的文章中皆有提及，且將此特色歸於贊助人王世貞對畫家的要求。⁴本文聚焦在展出的〈閶門等景〉這一開，進一步說明在「紀實」的講究下，王世貞在每開會選擇不同的地景特色來突顯。換句話說，在有限的畫幅中要如實畫下全部的地貌幾乎是無法達成的。因此，贊助人王世貞在「所至屬圖之」的過程中，勢必會面臨選擇，到底要畫家紀錄什麼樣的地景特色？以〈閶門等景〉這開來說，城門外縱橫交錯的水路網就是他想要表現的重點。



圖1 | 明 錢穀、張復合畫 水程圖(一) 冊 第十一開 閶門等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閶門是蘇州府最熱鬧的城門，在〈閶門等景〉圖中，錢穀將城門安排在圖中的右下角，城門外有「虹橋」，稍遠處另有「渡僧橋」、「山塘橋」，遠景有蘇州附近的著名旅遊景點「虎丘」，城門外四通八達的水路呈現出閶門外非常便捷的水路交通。

將現實世界中的景點入畫並不是《水程圖》首創。錢穀的老師輩如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都有留下紀遊圖一類的作品。藏於美國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的沈周《虎丘十二景》，冊中描繪千人石（圖2）等景點，是旅行者到虎丘遊玩時經常觀看的景觀。又如上海博物館藏文徵明〈石湖清勝圖〉（圖3），畫家以他優雅的個人風格呈現石湖的清麗山水。

雖然，在《水程圖》之前的紀遊圖也有實景入畫的表現，卻無意於展現這些景點的



圖2 | 明 沈周 虎丘十二景 冊 千人石 美國克里夫蘭藝術館藏 取自Zhang Hongxing,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painting, 700-1900*. London: V&A Publishing, 2013, 252.

地理資訊。對沈周、文徵明而言，最重要的是用他們獨特的筆墨來呈現吳地一帶美好的風光，且在朋友間互相以詩詞唱和，紀念他們一起出遊的活動。⁵

錢穀是文徵明的學生，但他在創作《水程圖》時，卻表現出與他的老師很不一樣的特色。《水程圖》的畫面就像古代的輿圖，

重視正確地理位置的呈現。舉例來說，〈閘門等景〉中的水路資訊就是這張作品想要強調的重點，這些城門外的縱橫水系就像是水路轉運站。根據王鏊（1450-1524）編纂的《姑蘇志》（1506）記載：

石湖之東一溪，北流橫塘，曰越來溪……自胥塘北流經南濠，至閘門釣橋，與北濠山塘水會，曰沙盆潭……

自沙盆潭西流，出渡僧橋，會楓橋諸水，北流與虎丘山塘水合，曰射瀆。⁶

石湖東邊的越來溪往北流，至蘇州閘門，與山塘水會合的地方，稱為「沙盆潭」，就是圖4中「山塘橋」右側的水域。這片水域往西流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經「渡僧橋」至楓橋處（1號水路），另一條是經「山塘橋」至虎丘（2號水路），這兩條水路將再度會合



圖3 明 文徵明 石湖清勝圖 卷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藏明四家精品選集》，香港：大業公司，1996，圖42。



圖4 明 錢穀、張復合畫 水程圖（一）冊 第十一開 閘門等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號水路為「渡僧橋」至楓橋處；2號水路為「山塘橋」至虎丘；3號水路為往北繞城門向東至崑山、太倉後出海。

於射瀆。王鑒這段敘述中提到的楓橋、射瀆兩地，也分別出現在《水程圖》第十二開、第十三開。（圖5、6）

1570年，即《水程圖》開始繪製的四年前，一本重要的路程書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出版，書中提到閩門外有五水匯聚。⁷其一，



圖5 | 明 錢穀、張復合畫 水程圖（一）冊 第十二開 楓橋等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 明 錢穀、張復合畫 水程圖（一）冊 第十三開 射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往北繞城門向東可至崑山、太倉後出海（3號水路）；其二，東入城門進城，即蘇州有名的水路、陸路城門構造（圖中未畫）；其三，往南去杭州（約為虹橋下方水域）；其四，西北經山塘橋往虎丘（2號水路）；其五可從正西渡僧橋往楓橋、寒山寺（1號水路）。這五條水路中，正西方的「渡僧橋」被畫在這幅作品中最明顯的位置，也是王世貞此行走的路線。

畫家在描繪閶門外的水系時，不只是畫出城外幾條重要的河道，也著力於提供觀者各景點間正確的相對位置，因而具有猶如輿地圖般的特色。十七世紀前期，張國維（1595-1646）編成《吳中水利全書》（1636）。此書共二十八卷，所論區域為蘇州、杭州、鎮江、

太湖流域一帶，書前附輿圖及圖說。書中〈蘇州府城內西北隅吳縣分治水道圖〉（圖7）可見閶門水路與陸路的城門構造，以及城門外五條水路的相對位置，與《水程圖》的相對位置是一樣的。⁸（圖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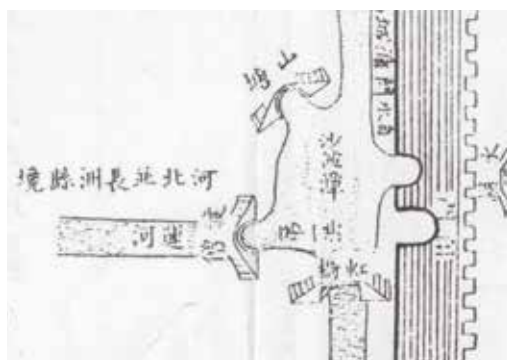


圖8 | 〈蘇州府城內西北隅吳縣分治水道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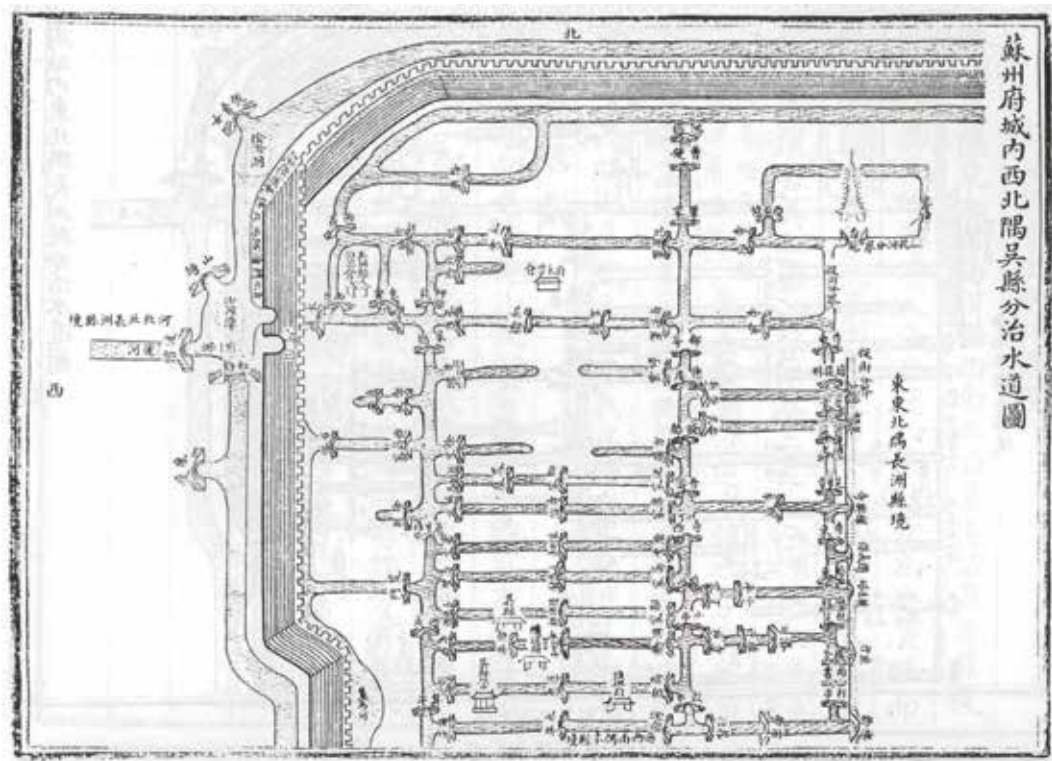


圖7 | 蘇州府城內西北隅吳縣分治水道圖 乾隆47年（1782）文淵閣本 取自（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78，卷1，頁9。

〈閶門等景〉一開對於水系相對位置的呈現，甚至可以和現場實地拍攝的照片對應。時至今日，蘇州的閶門雖是重建，仍可看到原本水、陸城門的構造（圖9）：照片中左為水門、右為陸門。此外，現代的旅行者無論是站在城門外實地觀察（圖10），或是在Google Map上定位「閶門」，這五條水路的相對位置，都與四百多年前的位置相去不遠。

相比之下，同展展出日本海杜美術館藏的〈姑蘇閶門圖〉（圖11），就無意於描繪閶門外的水系。取而代之的，是畫家對城門外市集雲聚的興趣。在這幅作品中，閶門外虹橋的特殊造型仍是表現的重點之一，而整幅圖將近一半的比例，都用來呈現虹橋上的商店以及來往的人潮。顯然，即使是描繪同樣的地點，《水程圖》〈閶門等景〉與〈姑蘇閶門圖〉的畫家採取很不一樣的選擇，對

閶門這個地點作出不同的詮釋，也為他們的觀眾描摹著不同的地景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水程圖》顯示的紀實特色，與寫生的概念不一樣。我們從現場拍攝的照片比對〈閶門等景〉，就可以輕易的發現這兩者有明顯的差異。照片中的視角基本上是平視城門外的景觀；而〈閶門等景〉的視點則彷彿是要站在一個相當的高度才能看見。閶門是王世貞途中航行經過的其中一道城門，他眼前所看見的世界，應該比較接近平視的視點才是。

然而，王世貞所委託的畫家錢穀卻選擇描繪一個較高的視點。此視點有利於畫面中呈現當地的地理資訊，就像將觀者帶往高處，從高處向下俯瞰地景，再搭配畫中的文字榜題，當地的地理形貌就清楚的呈現在觀者的眼前。這樣的繪畫方式其實與傳統輿圖、圖



圖9 | 蘇州閶門的水陸城門（全景模式） 作者攝於2016年



圖10 | 閶門實景 作者攝於2016年



圖11 清 姑蘇閨門圖 日本海杜美術館藏 取自喜多祐士編，《蘇州版畫——中國年畫之源流》，東京：駿々堂，1992，圖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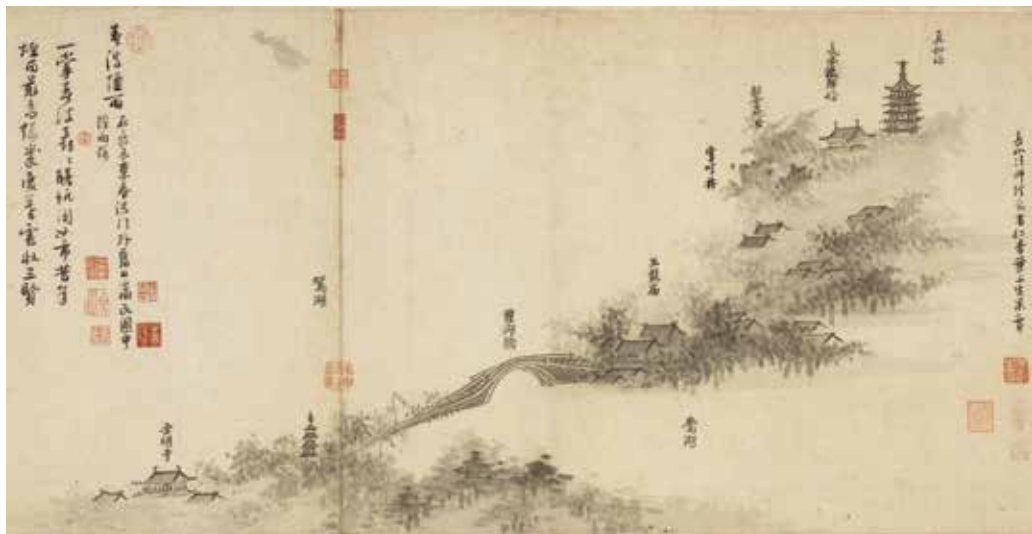


圖12 元 吳鎮 嘉禾八景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經更接近。類似的繪畫方式可見於本院藏吳鎮〈嘉禾八景圖〉。（圖12）

《水程圖》的官員觀眾

梅韻秋曾對《水程圖》的名稱、形式、內容、以及圖式運用進行深入討論，探究王世貞委託畫家製作《水程圖》的用意。⁹ 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相關圖像及文獻，說明這套作品面對的觀眾，就是一群像王世貞一樣的國家官員，他們經常因公務而旅行，也很自然的會對《水程圖》產生興趣。

這套作品現在被定名為《水程圖》，但根據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的紀錄，則是稱其為「錢叔寶紀行圖」。「紀行」二字的命名由來可以上溯至宋時的紀行文文學，此文類就如同官員的旅行日記，他們在宦遊的過程中，每日簡單地紀錄沿途行經的地點，以及在各地拜會的官員與朋友。¹⁰ 梅韻秋提到《水程圖》八十四開冊頁的形式，就像是把文字的「紀行錄」轉換成圖像的「紀行圖」，連結了這套作品與紀行文文學的關係。

就內容而言，梅韻秋的研究關注到這條水路的旅行，是與宦遊息息相關的京杭大運河。而且，整套作品特別著力於紀錄沿途的驛站、水閘等行政公署或是河工建設，突顯王世貞的仕人身分，及其對於國家建設的關心。

在圖式的運用方面，《水程圖》與當時畫給一些地方官員的繪畫作品共享著相同的圖式。Elizabeth Kindall 的研究顯示，明代後期有一類紀遊圖，用來贈送給即將離任的官員。這類作品多是開數不少的冊頁，且在冊後會邀請當地文人寫詩文來紀念、讚美離任官員對地方治理的政績，而作品所畫的主題即為他們治下的區域。代表作品如蘇州博物館藏《送寇公去任圖》（1626），共十開，是蘇州太守寇慎（1573-1620）即將離任時收到的禮物，由多位畫家各自負責不同的景點，描繪蘇州附近的地景。¹¹

其中，〈金閘曉發圖〉（圖 13）是由畫家陳思（生卒年不詳）負責。此圖描繪閘門外的景色，畫家將視點拉高，城門出現在前

景一角，城外虹橋附近也有熱鬧的市集和往來的船隻，遠處有一座高塔。這些元素在此幅作品中組合的方式，就如同《水程圖》〈閘門等景〉，兩者共享著相同的圖式，暗示著當時官員文化圈中流行的視覺材料。

根據梅韻秋的研究，《水程圖》〈閘門等景〉一開的圖式來源，與藤井有鄰館藏陸治《白嶽遊》〈密渡橋〉（1554）有關係。（參見圖 1、圖 14）而且，錢穀應有臨摹過這套作品。事實上，本院藏有一冊標示為錢穀所畫的《白嶽遊圖》，冊前附許初（1522-1566）題跋：

白嶽遊。磬室子（即錢穀）在嘉靖丁未（1547）為茲遊。丙寅（1566）乃想像作此。始吳門。道浙江。入睦州。泝歙谿。至白岳而止。圖凡十有八帙。隆慶己巳。吳人許初題。¹²

雖然許初將這套圖冊歸為錢穀旅遊後的追想之作，但畫面構圖與陸治《白嶽遊》幾乎一致，像是錢穀〈葑門〉（圖 15）的構



圖 13 明 陳思 送寇公去任圖 冊 金閘曉發圖 蘇州博物館藏 取自蘇州博物館編，《蘇州博物館藏明清書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74。



圖14 明 陸治 白嶽遊冊 第三開 密渡橋 藤井有鄰館藏 取自大和文華館編，《蘇州の見る夢——明・清時代の都市と絵画——特別展》，奈良：大和文華館，2015，頁41。



圖15 明 錢穀 白嶽遊圖冊 第一開 葑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取自陸治〈密渡橋〉。（見圖 14）不知這兩套作品的受畫者是否也是官員？但有趣的是，本院收藏有一件彭年（1505-1566）致錢穀的尺牘（圖 16）：

日承遠顧。不能具樽酒為歡。抱歉無已。如何如何。高陽丈何日行。吾兄曾送驢否。俱望示及。馳上素冊。乃壺梁托求大筆作白嶽圖一葉。以贈何巡江者。乞旦晚捐數刻工應之。何公好文之甚。必能鑑賞妙染也。至懇至懇。尊卷一二日問題上。不盡不盡。

彭年頓首再拜磬室先生道契兄。

尺牘中彭年提到壺梁先生希望錢穀能繪製一葉「白嶽圖」送給何巡江。壺梁先生應為張獻翼（1534-1604）之別號，何巡江不知何人，但就其稱號來看，應是與管理河道的行政職務有關。在這項委託中，錢穀很可能會採取

上述《白嶽遊》圖冊以水道為主的畫面作為參考，這樣的作品想來十分適合贈送給何巡江，用以紀念其政績或相關的宦遊經驗。

薛永年對明代後期紀遊圖的研究曾提到王世貞〈題倪駕部勝遊畫冊〉，認為王世貞在此處對《勝遊畫冊》的描述類似《水程圖》。¹³對這則題跋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水程圖》的觀眾群：

昨晤倪駕部霖冲，出其所圖二大冊，則凡平生宦轍所經繇，都邑之鉅麗，山川之名勝皆在焉，而俾余宮洗、王廷尉、詹吏部、亡弟太常各書其舊作於副簡……。余謂駕部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子之功成而後為少文子之篋笥中，當作輿地圖矣。¹⁴

這套《勝遊畫冊》面貌如何不得而知，但王世貞描述其「所圖二大冊」的形式，可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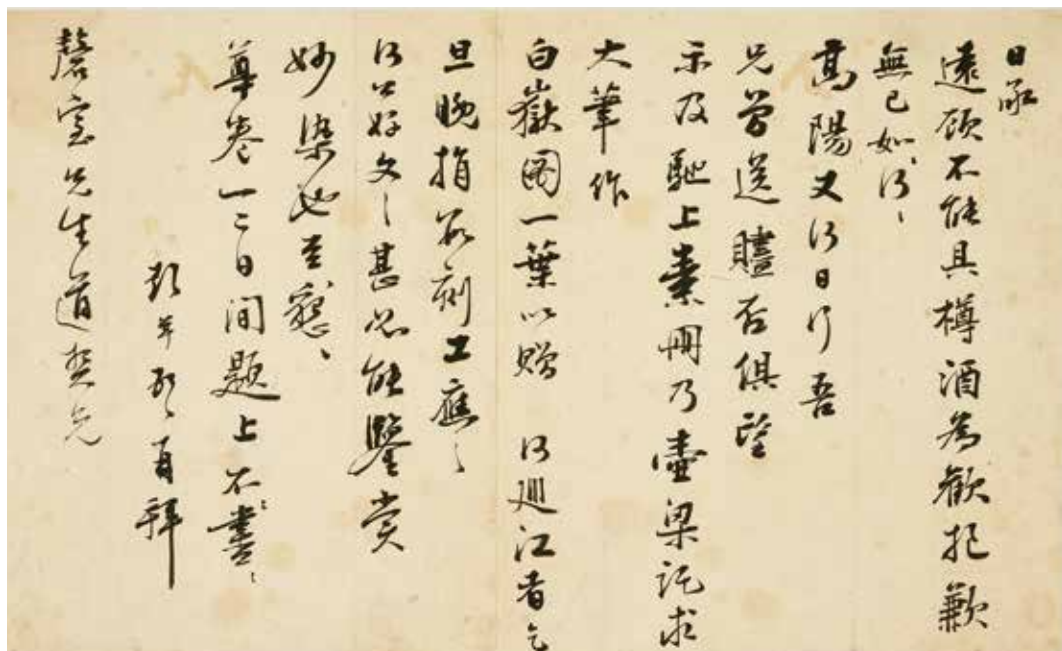


圖16 明 明人翰墨 冊 彭年尺牘（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是開數不少的冊頁，主題為「凡平生宦轍所經繇」，同樣也是王世貞在宦旅途中所見的景緻，冊中所記錄景緻為「都邑之鉅麗、山川之名勝」。而在題跋最後，王世貞更言此圖冊「當作輿地圖矣」。

此外，王世貞還在這套圖冊中見到余宮洗、王廷尉、詹吏部、亡弟太常等人的舊詩文於副簡。倪霖冲請這些人題寫的舊詩文，應與《勝遊畫冊》中所描繪的地點有關，這些詩文與圖像搭配，為觀者提供當地資訊。而王世貞在這段引文中，皆以這些人的「官職」來稱呼他們。

王世貞題寫的對象「倪霖冲」留下的生平資料甚少，但其官職為「駕部」，是負責船政交通相關事務。王世貞《弇州續稿》收有兩首送給倪駕部的詩作〈倪駕部船政為十世利太宰紀錄且有特命而僅守撫州於其行得二律勉之〉，¹⁵可能也是在這次會晤中留下的，兩首詩的內容皆為祝福倪霖冲仕途順遂。

除了上述王世貞的一則題跋以及兩首詩，目前並未見更多關於倪霖冲與王世貞的來往過程。王世貞稱呼倪霖冲時，以其官職「駕部」稱呼他，且寫給他的兩首詩文內容與風格，就如同官場上祝賀對方仕途一帆風順的應酬詩。據此推測，倪霖冲並不屬於王世貞親密往來的文化圈成員。他們兩人此次的會晤，應是在旅行時拜會地方官員時遇見的（從宋代發展以來的紀行錄顯示，士大夫經常在宦旅的過程中沿途拜會地方大小官員）。

王世貞這段題跋的描述，為我們展示了明代官員在旅行時會進行的文化活動：倪霖冲拿出自己收藏的圖冊與到訪的友人共同觀賞，作品的主題恰為兩人共有的宦遊經驗。

這其實是和平常不甚熟悉的官場朋友相聚時，很適合從事的文化活動。並且，王世貞在觀賞完作品後留下他的詩文，在題跋中述及他與倪霖冲看畫的活動，以及他們共有的宦遊經驗，彷彿拉近了他們的距離，建立起同樣身為國家官員的認同感。

上述從《水程圖》的名稱、形式、內容、圖式來源以及與《水程圖》相類的繪畫作品，來探討這套作品所呈現的圖像應流行於官員的視覺文化圈。雖然，《水程圖》八十四開描繪的對象，大多都是沿途行經的城鎮，並不是名山勝水，無法予人視覺上的震撼感，但卻是往來京城為官的士大夫社群經常通行的路徑。他們共有的宦旅經驗，讓這一路上不起眼的地點產生文化意義，成為這群人共有的話題與回憶。

王世貞 1570 年赴山西就任時寫下〈適晉紀行〉，¹⁶文中他描述了在旅途中拜會的官員朋友，與他們一起討論各地發生的消息、交換書信，一起欣賞藝術作品。王世貞委託畫家製作的《水程圖》，選擇紀錄國家官員宦旅時最常航行的道路——京杭大運河。這些官員時常因職務調任往返於運河上，在旅途中留下詩歌、遊記描述運河沿岸的地景，並將詩文相互寄贈，使這些地點形成官員群體共有的知識與記憶。王世貞展示《水程圖》最好的時機點，就是他與官場朋友聚會的場合。對旅行過運河的官員朋友來說，這些地點是王世貞與他們共有的回憶，對於尚未旅行過這些地景的官員朋友來說，關於這條重要水路的資訊，也會是他們感興趣的話題之一。而《水程圖》高度的紀實特色，也能為這些未遊之人提供各地的資訊。¹⁷

結語

王世貞委託錢穀、張復繪製的《水程圖》為明代後期紀遊圖的代表作品。〈閭門等景〉可見畫中對正確地理位置的重視。錢穀與張復兩位畫家，被歸類為吳派的繼承者，但在為王世貞繪製《水程圖》時，他們作品中強烈的紀實性，與吳派早期的紀遊圖並不相同，

發展出別具一格的特色。而新發展出的紀遊圖，其觀眾的面貌也似乎開始轉變或是擴大。

《水程圖》的觀眾或許不必侷限於王世貞身邊親密的友人而已，也適合分享給同樣身為國家官員的朋友。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研究助理

註釋

1. 本文為作者碩士論文〈王世貞的導覽計畫——《紀行圖》研究〉第二章部分內容改寫。寫作期間承蒙石守謙教授指導，並蒙論文口試委員施靜菲、盧慧紋、梅韻秋，以及匿名審稿人給予建議並提供材料，於此致謝。
2. 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網站，品名檢索「明錢穀張復合畫水程圖（一）冊」：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4986，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1日。
3. 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網站，品名檢索「明錢穀張復合畫水程圖（三）冊」：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5048，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1日；（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1281，卷138，〈錢叔實紀行圖〉，頁23a-24a。
4. 參考薛永年，〈陸治錢穀與後期吳派紀遊圖〉，收入故宮博物院編，《吳門畫派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頁47-64；梅韻秋，〈明代王世貞《水程圖》與圖畫式紀行錄的成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6期（2014.3），頁109-175；蔣方亭，〈明代王世貞與吳門畫派後期紀行圖之興〉，收入北京畫院編，《中國書畫研究》（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8），輯1，頁32-42；蔣方亭，〈王世貞的舟行宦旅——明代吳門畫家〈運河紀行圖〉冊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17）。感謝蔣方亭女士惠賜文稿，並感謝林宛儒女士居中聯繫。
5. 沈周與文徵明紀遊圖研究參考石守謙，〈蘇州文人繪畫的成立、推廣與挑戰〉，收入大和文華館編，《蘇州をめぐりる諸問題——中国と日本の観点から》（奈良：大和文化館，2016），頁11-42。
6. （明）王鑒等撰，《姑蘇志》（明正德元年〔1506〕刊本），卷10，頁9a。取自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料庫網站：goo.gl/rTK2RD，檢索日期：2017年3月7日。
7. （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收入楊正泰點校，《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5，〈江南水路·杭州迂路由爛溪至常州府水路〉，頁266。
8. （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578，卷1，頁9。
9. 梅韻秋，〈明代王世貞《水程圖》與圖畫式紀行錄的成立〉，頁109-175。
10. 紀行文研究，參考梅新林、俞樟華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184-213。
11. Elizabeth Kindall, "Visual Experience in Late Ming Suzhou 'Honorific' and 'Famous Sites'," *Ars Orientalis* 36 (2009): 137-177.
12. 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網站，品名檢索「明錢穀白嶽遊圖冊」：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3989，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1日。
13. 薛永年，〈陸治錢穀與後期吳派紀遊圖〉，頁47-64。
14.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1284，卷170，〈題倪駕部勝遊畫冊〉，頁19a-20a。
15.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82，卷18，頁24。
16.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80，卷78，〈適晉紀行〉，頁1-11。
17. 明清旅遊活動在士大夫群體中具備的社交功能，以及相關旅遊文本成為士大夫文化資本的論述，參考巫仁恕，《遊道——明清旅遊文化》（北京：三民書局，2010）。宦遊以及士大夫旅遊的討論，集中在頁64-66、92-93、98-107。

勘誤

本刊第431期，第1頁編輯筆記第一行之「己亥」應為「己亥」；第122頁右欄第二段首句應修正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山樓的開幕……『一九六五年』的這天同為外雙溪故宮的開幕日」。